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本性 野性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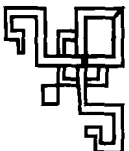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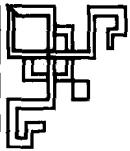
Ben Xing Ye Xing De Hu Huan



米兰·昆德拉(捷克)/杰克·伦敦(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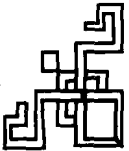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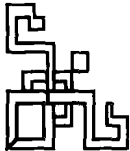
王书/普超英◎译

远方出版社



世界争议文学

本 性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ISBN 7 - 80723 - 132 - 7

I. 世… II. 修…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本性 野性的呼唤)

主 编: 修 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23 - 132 - 7/I · 37

定 价: 1168.00 元(全 40 册)

这个旅馆座落在诺曼底海滩边小镇上，是他们在旅游指南上找到的。星期五晚上，尚塔尔来到这家旅馆，准备独自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星期六的中午，让·马克就会过来陪她。尚塔尔把她的皮制小旅行包留在房间里，就出去散步了。从那些陌生的街上回来，她走进了那家旅馆的餐厅。墙上的挂钟已指向七点半了，可餐厅中非常冷清。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等待着有人能注意到她的到来，大厅的另一端，厨房的门边，两个女侍者正在专注而热烈地讨论着某个话题。由于不想提高自己的声调，尚塔尔站起来，穿过大厅，在她们身边停了下来。但可能因为她们讨论得太投入了，谁也没有发现尚塔尔的到来。只听其中一个说：“我告诉你，早在十年前这件事就发生了，我认识他们。太可怕了！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一点儿都没有。这件事还上了电视。”另一个问：“那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是谋杀吗？”“他们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可并没有发现尸体。”“那么应该是绑架喽？”“但会是谁干的呢？而这样干是为什么呢？他既不是一名富翁，又不是什么要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因此上了电视。真是令人心碎，不是吗？”

终于，她注意到了站在身旁的尚塔尔：“你知道电视台播的那个关于失踪者的节目吗？那个节目的名称是‘在视线中消失’。”

“嗯，我知道。”尚塔尔回答。

“可能您看过发生在波德家的事。他们以前住在这儿。”

“是的，那的确是太可怕了。”尚塔尔说。她不知道怎样把话题

从这个悲剧转到那至今还无法确定的晚餐上来。

“您想来一份晚餐，是吗？”终于，另一个女侍者问道。

“是的。”

“我去找领班，请您先坐下来等会儿。”

她的同伴仍然意犹未尽：“你能想象吗？一个你爱的人突然消失了。而你，甚至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这简直会让人精神崩溃！”

尚塔尔回到桌边。五分钟后，那位领班过来了。她点了一份晚餐，就那么简单，她讨厌独自一个人用餐，啊，她多么恨独自一个坐着吃饭！

她把盘中的火腿切成薄片。但她那被两个女侍者激起的情绪却仍无法平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举手投足都会被监视，并被记录下来。在百货商场购物时，摄像机的镜头注视着你；在大街上，人们熙来攘往，你被不断拥挤着；在一个人做爱后的第二天甚至不能逃脱民意调查者的追问。（“你在什么地方做爱？”“一星期几次？”“是否使用避孕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还怎么可能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而不留一点痕迹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是的，她当然知道“从视线中消失”——这个有着一个可怕名字的节目，一个用它的真诚和悲哀打动了她的独一无二的节目。好像某个领域还对这个节目进行了干涉，郑重地要求电视台放弃这种轻浮，那位节目主持人向观众们呼吁，要他们自告奋勇地来提供有助于寻找那些失踪者的线索。在节目最后，他们把照片一张张的显示出来，那些所有在前几次节目中提到的“从视线中消失”的人们的照片。其中有些人已经失踪长达十一年了。

她想象着，如果有一天，她也那样失去了让·马克。她永远不会

明白，自己是怎么想到这上面去的。她甚至不能自杀，因为自杀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对等待的拒绝，是一种耐心的丧失。她会受到谴责，所以她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只能活着，直到那始终充满着恐惧的日子结束。

2

她上了楼，回到房间中。开始，她翻来覆去的怎么也无法入睡，但最终还是睡着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梦之后，她在午夜醒来。在这个梦中出现的每个人都只存在于她的过去之中：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还有她的前夫（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他看起来与以前不一样了，就象这个梦的导演选错了演员），以及他那位专制的，精力充沛的姐姐和他现在的妻子（尚塔尔从没见过她；可即使这样，在梦境中，对自己的身份她还是存有怀疑）。最后，他还含糊其词地向尚塔尔提出了一些性要求。而他的新妻子则在她唇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还把舌头探入到尚塔尔的嘴中。那舔来舔去的舌头只让她感到厌恶。事实上，让她从睡梦中惊醒的也正是因为那个吻。

这个梦给她带来十分强烈的不安，使她努力想去找出那个令她不安的原因。她想，让她不安的一定是因为那个梦否定了她的现在。而她是那么地依恋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能诱使她把现在与过去或是将来作交换。这就是她不喜欢做梦的原因：它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强加了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等价物，一个与某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对等的时期。它们否认了“现在”的这种有特殊权利的地位，它们怀疑“现在”。在那晚的梦境中，大部分的东西从她生命中消失：让·马

克，他们共同居住的公寓，所有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而它们的位置却被过去给强占了。而那些早已失去联系的人则企图用陈腐的性诱惑之网来俘虏她。她仍能感觉到覆盖在她嘴上嘴唇，女性的唇（她不是一个丑陋的女人——这个梦的导演完全按他的意志选定了演员）。这种感觉如此地让人难受，以至于她在那样的午夜冲进洗手间，不停地漱口，直到彻底冲掉嘴里那种让人呕心的味道为止。

3

弗是让·马克的一位老朋友，他们是高中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见地，并且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到那天为止还一直都保持联系。几年前的一天，让·马克突然决定要与他断绝关系，并不再去找他。当他知道弗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根本没想过要去看望他；但尚塔尔却坚持主张他应该去。

他那位老朋友的情况看起来实在让人担心：他还记得在他们读高中时，弗就是个娇嫩的男孩。他总是那么的完美，在他身上有一种生来就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这使得站在他身旁的让·马克看起来象头犀牛。这种难以形容的女性化特征使那时候的弗显得比同龄人年轻，但却使现在的弗显得苍老：他的脸小得有些怪异，上面布满了皱纹，就象一片干枯的叶子。他的脑袋就象是几十年前制成木乃伊的埃及王子的头颅。让·马克看着他的手臂：他右臂的静脉中插着一根针，已经不能动了，左臂则在不停地大幅度地比划着，以强调他所说的话。过去看他打手势，让·马克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弗的胳膊与他娇小的身躯相比显得更为纤细，实在是太瘦了，就象木偶的手臂。那天，

那种感觉更为明显了。因为他孩童般的手势与他严肃的话题太不相称了：弗正在描述他的一次昏迷过程。那次昏迷持续了好几天，直到医生把他救活过来。“你听说过那些从地犹门口爬回来的人对死亡经历的叙述吗？在他们的前方有一条隧道，隧道尽头有亮光。那边的美景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可我向你发誓，那儿根本就没有什么亮光。更可怕的是，我还有感觉。你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周围的一切事情，听得到周围发出的一切声音。但他们——那些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你面前什么都说，即使是那些你不应该听到的。他们宣布你已死亡了，你的大脑已经停止运转了。”

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接着说：“我并不是说我的意识是完全清晰的。每一件事我都很明白，但每一件事都被稍稍歪曲了，就象做了一场梦。我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同样一个恶梦。在现实生活中，恶梦是会很快结束的。因为你一旦开始放大声喊，就会醒过来。但我却喊不出来。这是最糟糕的；我的叫喊声无法从喉咙里发出。在一个恶梦中竟喊不出声来。”

他又一次地陷入了沉默。然后又说道：“我以前从来不怕死。可现在，我开始怕了。我摆脱不掉人死后还有知觉这种可怕的感觉。人死后将会进入到一个无止境的恶梦中去。那已经够可怕了，足够了。”他呆呆地望着前方，仿佛还在回味着那个可怕的梦。“算了，我们还是聊些别的吧！”他突然转了话题。

在让·马克来医院之前，他已经肯定他们两人谁也不能逃避那破碎的回忆了。可当他与弗见面之后，还是言不由衷地向他说了一些重归于好的话。这种对死亡的顾虑使其他一切话题都失去了意义。不管弗怎么把话题转开，谈到后来总回到他那饱受痛苦的躯体上。让·马克陷入沮丧之中。但这种沮丧并没有掺杂任何的虚情假意。

他真的那么冷酷无情吗？几年前的一天，他知道弗背叛了他。说那段经历很离奇，实在是有点夸大其词。不管怎么样，那次背叛并没有那么可怕。那天，正在开会的时候，让·马克离开了。这让那些攻击他，诽谤他的人有机可乘，这后来使他失去了那份工作。（这是一个不幸的但并不那么严重的损失，因为他并不喜欢那份工作）。弗当时也在会上，但他并没有出来维护，保护让·马克的利益，而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那能够打出优雅手势的纤弱手臂，没有为他的朋友稍微动一下。为了避免由于轻率而造成错误，让·马克为此还作了一次谨慎而仔细的调查。他想证实弗是否真的保持了沉默。当他把事情真相弄清楚时，他感到自己受了很深的伤害。于是，他决定再也不去找弗了。但他后来却立刻被一种欣慰的感觉占据了，一种令人不解的愉悦。

弗刚刚结束关于他不幸的话题。在又一次的沉默之后，他那小小的木乃伊般的脸上突然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采：“在高中时我俩的谈话你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了。”让·马克说。

“当你谈论女孩的时候，我是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因为，你一直是这方面的权威。”

让·马克尝试着去回忆，但那次交谈的痕迹在他记忆中已找不到了。那时候，我还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能谈些有关女孩子的什么事情呢？

“到现在，我还能想象出当时站在你面前时的情景，”弗继续着他的话题，“我们谈论着一些有关女孩子的事。你还记得吗？我说，我总觉得如此美丽的躯体也象我们一样必须进行分泌，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我告诉你，我简直不能忍受一个女孩子擦鼻涕的动作。我又能想象出当时的你。你停下来，盯着我。然后你用一种古怪但却老练的语气，非常直率而坚定地说：擦鼻涕？对我来说，能看到的只是她是怎样眨眼的，她角膜上的眼睑是怎样动的。我对此感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厌恶。这些你都记得吗？”

“不记得了。”让·马克回答道。

“你怎么忘了？那眼睑的活动。多么奇怪的念头！”

让·马克说的倒是实话，他真的不记得了。而且，过去的事他根本不愿去再想。他正在思考另一件事：人们需要友谊的原因就是：它会向你提供一面镜子，你可以从中看到你的过去。这样你就不致于会遗忘与朋友相处时的每一件事。

“那眼睑。你真的不记得了吗？”弗还是不肯罢休。

“不记得。”让·马克说。他心想：你难道还不明白，你给我的那面镜子我根本不在乎吗？

弗似乎有些疲倦了，他陷入了沉默，仿佛那个有关眼睑的回忆已让他用尽了精力。

“你休息吧。”让·马克站起来。

当他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发觉自己有一种想马上见到尚塔尔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如果他不是如此的疲惫不堪，他早就会摆脱这种欲望了。在去布鲁塞尔的路上，他就计划着第二天早晨享用完精美的早餐后，从从容容地上路，去他想去的地方。但在和弗的见面之后，他就改变了计划，把出发时间提前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熬过一个让她感到越发疲惫的夜晚，尚塔尔离开了旅馆，在去海滨的路上，她遇到了好多在这儿度周末的观光客。他们每一群人的情况都差不多：丈夫推着一辆婴儿车，小宝宝静静地躺在里头。妻子依偎在他身边。丈夫的表情是温顺的，体贴的，微笑中还带着一丝窘迫。他总是想弯下身子擦掉孩子的鼻涕，抚慰孩子的哭声。而妻子的表情则是厌倦的，冷淡的，甚至还带一些莫名的怨恨。其他的与这对儿的情况差不多：有的是丈夫推着婴儿车走在妻子身边，他背上特制的婴儿袋里还躺着一个孩子；要不就是丈夫推着婴儿车走在妻子身边，他肩上坐着一个孩子，另一个则躺在系在他腰上的婴儿袋里；或者是丈夫与妻子走在一起，他没有推婴儿车，但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背上、肩上、腰上还各有一个。最后一种情况是丈夫不在，只有妻子推着一辆婴儿车，一种男人没有的力量，可以从她身上体现出来。每当尚塔尔看到最后一种情形时，她总要绕开去。

尚塔尔想：男人都爸爸化了，他们不是父亲，他们只是爸爸，是没有父亲权威的父亲。她非常想弄明白，与一个手推婴儿车，背上背着孩子，腰上携着孩子的男人调情是怎么样的。趁她妻子驻足在商店橱窗前的有利时机，假如她向那位丈夫轻声发出邀请，他会怎么做？他是会变成一棵树宝宝，乖乖地一动不动，还是转过身来注视着这位奇怪的女人？他背上的孩子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他腰上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他父亲的动作打扰了他的美梦而大声啼哭？尚塔尔脑中突然闪现出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念头，这个念头让她自己都觉得十分滑稽。她

对自己说：我生活在一个男人再也不会回头来看我的世界。

尾随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来到了海堤上：潮水已经退了，被潮水冲刷得十分平坦的金色沙滩一直延伸到一公里以外。她已经很久没来诺曼底海滩了。对这儿的一些时髦的运动，她并不是非常熟悉，比如风筝和帆车。风筝就是把彩色的织物粘在一个很结实的骨架上的一种玩具。玩的时候，让它迎着风飞起来就行了。玩的人一只手抓一根线，并在线上施加不同方向的力，它就能上升，下降，盘旋，同时发出一种骇人的声音，就象一匹硕大的飞马。当风筝一次次从空中向沙滩坠落时，总能让人联想到飞机失事。她惊讶地发现，玩风筝的人既不是儿童，也不是青少年，他们全都是成年人。而且他们中没有女性，全都是男人，实际上，他们就是那些爸爸们！那些没有带着他们的孩子，远离了他们的妻子的爸爸们！他们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去找他们的情人，而是奔向了海滩，放风筝来了！

尚塔尔脑海中又萌发出一个奸诈的勾引念头：她跟在那些手持风筝线，眼睛盯着他那不断发出噪音的玩具的男人身后，当他一回头，她就会轻声用最猥亵的词汇向他发出性的邀请。他会有什么反应？不用怀疑，他会不耐烦的对她说：别来打扰我，我正忙着呢！哦，不，再也不会会有男人转身来看她一眼了！

她回到了旅馆。在旅馆门厅外的停车场，她一眼就认出了让·马克的车。在总台，她打听到，在半小时以前他就来了。总台小姐交给她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提早到这儿了。我现在出去找你。让·马克”

“他出去找我了，”尚塔尔自言自语道，“但他去什么地方了呢？”

“那位先生说，您一定去海滨了。”

在去海滨的路上，让·马克经过一个巴士站。车站里只有一个身穿T恤和牛仔裤的女孩。她并不热情，但却很明显地扭动着她的臀部，似乎在跳舞。当他走进那个女孩的时候，他看见了她正张着的嘴。那个大窟窿在她那机械地扭动着的躯体上微微地晃动。让·马克心想：她在跳舞，而且，她非常厌倦生活。

他来到海堤上，放眼望去：海滩上，那些男人们正仰着头放风筝。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激情。让·马克得出了他的三个结论，厌倦有三种：一种是消极的厌烦，就像那边跳舞边打哈欠的女孩儿；另一种是积极的厌倦，象风筝的爱好者；最后一种是反叛的厌倦，年轻人焚毁汽车，砸烂商店的玻璃就是这种情况。

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小小的身体上扣着大大的彩色头盔。他们有几辆古怪的车子旁边聚集着；车子的构造很简易：两根铁条固定成一个十字，前边有一个车轮，后边有两个。在车子正中是一个又长又扁的正好能容下一个人的车厢。车厢上方竖着一根张着帆的桅杆。为什么那些孩子戴着头盔呢？一定是种危险的运动，一定是的。让·马克心想：其实，孩子们开着那种车，最危险的应该是那些正在散步的人们才对。可为什么没有人向他们提供头盔呢？因为那些不愿意参加休闲活动的人们正是在与厌倦作激烈而频繁的斗争中的逃兵。他们不应该得到关心，所以也不应该得到头盔。

他沿着阶梯下了海堤，走向海边，沿着那渐渐向远处退去的水线，他边走边仔细地在人群中搜索着，从远处那些模模糊糊的轮廓中

竭力地辨认着尚塔尔。终于，他认出来了。那正停下来凝望远处的海浪、航船和天边的云彩的尚塔尔。

他穿过那些正由教练指导着坐上帆车，开始慢慢地绕着圈开孩子们。其他的那些帆车正在他们周围朝着各自方向飞驰。这种车只是靠那绳上的帆来保持直线行驶或改变方向以闪避行人的。但是那些笨手笨脚的业余爱好者真有能力控制那张帆吗？那车又真的会按照驾驶者的意愿作出相应的反应而不出错吗？

让·马克注视着那些帆车。突然，他看到其中的一辆用赛车般的速度向尚塔尔那个方向驶去，这让他皱起了眉头。开车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躺在车厢里，就象一个火箭中的宇航员。他那样躺着，前面的东西根本不能看见！尚塔尔是不是有足够的警惕来保持清醒呢？他开始责备她，责备她那种过于随便的个性。同时，他的步伐也加快了。

她在半路就折了回来，但她不可能看到让·马克，因为她的举止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一种正陷入沉思的女人的举止。她目不斜视地向前走着。他真想冲她大喊，让她不要再那么漫不经心的，要小心那些在沙滩上横冲直撞的愚蠢的车子。突然，他的脑子浮现出一个画面：那辆车把尚塔尔给撞了，伏在沙滩上，她的血不断地向外涌着。而那辆肇事车却在沙滩的尽头已消失了。他看到自己正冲向她。那个想象引起的不安促使他真的开始喊尚塔尔的名字。风很大，沙滩很宽，没有人能听清他的喊声。他只能停止了那种感情用事的夸张行为。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他为她而哭。他的脸由于哭泣而抽搐地有些扭曲。他经历了对她的死亡的恐惧，虽然那种恐惧只存在于一瞬间。

不久，他就对自己那种突发的歇斯底里感到震惊。他看见她仍然在远处若无其事地，平静地，优雅地，坚定地散着步。他想起刚才自

己为失去最爱的人而表演的那出滑稽的闹剧，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那是一种不带自责的微笑。因为自从爱上她之后，他就害怕有一天尚塔尔会离他而去。现在，他真的开始飞奔了，并向她挥动着双手。正在那时，她的脚步停了下来，转身向着大海。她没注意到那个使劲挥舞着双手的男人，而是静静地眺望着远方的航船。

终于，她向他那个方向转过身来，她似乎看见他了：他欣喜地又举起了手臂。但他很快又发现她其实还没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她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那被海水轻抚着的沙滩和远处依稀可见的海岸线。凝望着她的侧影，让·马克意识到，只有从她头上的那条丝巾才能够辨认她。当他走近的时候（他的步子突然不那么急促了），那个他认为是尚塔尔的女人却变老了，变丑了。她根本就不是尚塔尔！

7

尚塔尔很快就厌倦了那种站在海堤上眺望海滩的感觉。她打算回旅馆去等让·马克。可她觉得很困。为了使他们相聚时的气氛好一点，她决定要一杯咖啡。于是她改变了方向，向一幢混凝土建筑物走去。那儿有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一个游乐场和一些小卖部。

她刚走进咖啡馆，就被那吵闹的音乐声给搞得心烦意乱的。她急躁地从两排桌子之间穿了过去。大厅里没多少人，有两个男人一直盯着她：一个是年轻的，靠在柜台前面，穿着一身咖啡馆的制服；另一个年纪大一些，肌肉发达，穿着一件T恤，站在大厅那头。

她想找个位置坐下来，便对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说：“你能关掉音乐吗？”

他向她走近了几步，说着：“很抱歉，夫人，你的话我没听明白。”

尚塔尔偷偷看了一眼他那肌肉发达，纹着图案的手臂，上面纹着一个有着硕大乳房，身上缠着一条蛇的裸体女人。

她只好再重复了一遍（但已降低了要求）：“这音乐——你能不能把音量关小一些？”

那个人却反问道：“这音乐？你不喜欢它吗？”尚塔尔突然又注意到了那个年轻人，他现在站在柜台后边，音乐声开得比刚才更大了。

那个纹身的男人已离她很近了。他的微笑看起来却让人觉得有些敌意。她投降了：“不，我并不讨厌你的音乐！”

那个男人又说道：“我想它肯很讨你喜欢。那么，你要来些什么？”

“什么也不要，”尚塔尔急忙说，“我只想四处看看。你这儿，装修得很漂亮。”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个穿着黑制服的年轻人已经站在了她的后面。他又向后挪了几步：现在他正站在那两排桌子之间，那是通向大厅的惟一出路。她的心情被他那种谄媚的语气给搅乱了。她感到自己正落入一个圈套之中。她必须尽快想出逃脱的方法。要出去，她必须经过那个年轻人挡着的那条路。就象一个不顾一切逃脱死亡的人一样，她非常小心的向出口挪。她看到了年轻人脸上那种令人作呕的甜蜜的微笑。她的心砰砰直跳。当她挪到他面前时，他侧过身让她过去了。

让·马克竟在辨认尚塔尔时出了错误，把一个陌生的女人当成了他的至爱。发生过多少次这种情况？他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差别竟是如此的微小呢？对他最心爱的人都已经无法辨认了，一个他认为是如此无与伦比的女人。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他打开旅馆客房的门。终于，她在那儿了。这时，他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那就是她了，但却已经不像她了。她的脸非常苍老，眼神陌生而冷峻。好像他在海滩边向她致意的女人取代了他的所爱。仿佛他得为他未能认出她来而受到惩罚。

“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

“没什么，没什么。”她喃喃道。

“你是什么意思？没什么？你完全变了。”

“我昨晚没睡好，我几乎整夜没睡。而且，我还过了一个让人觉得很很不愉快的早晨。”

“一个很不愉快的早晨？为什么呢？”

“没有原因，真的没有原因。”

“告诉我。”

“真的，真的没有原因。”

他坚持要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最后，她说：“男人再也不会回头来看我了。”

他呆呆地望着她。这句话让他难以理解，不知道她的意思是什